

刘海栖《我们的乒乓球队》

寻找独属于自己的叙述腔调

□崔昕平

“使小说体现我的腔调”，是刘海栖在新作《我们的乒乓球队》后记中的一句话。近年来，刘海栖的年代题材、军旅题材、体育题材儿童小说不疾不徐地创作、出版，硬朗而温暖的精神气质、口语化的文字表达一以贯之，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至这部《我们的乒乓球队》，作家创作的主体性意识更加凸显。刘海栖描绘着生龙活虎的童年，与当代儿童读者分享着穿越时代的精神财富，在讲好故事的同时，始终在努力确认着独属于自己的叙述腔调。

松弛的描写与外松内紧的节奏

《我们的乒乓球队》讲述的是一所弹丸大小的红旗小学中一群打乒乓球的孩子们的故事。作品再度采取了口语化的叙事方式。这如作家常的叙事方式读来轻松，写起来是颇具难度的。有学者指出，“文言”与“欧化”是拉开与口语距离的必要手段。刘海栖所做的，恰恰是不借助文言雅词的修辞效果，不借助欧化语法的复杂结构，仅用纯粹的口语讲述，并且仍然与日常口语拉开了审美距离，呈现出文学表达的生动性、艺术性。这显然已经构成了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与风格。

这属于刘海栖的“腔调”，最大的特点，是松弛的描写与外松内紧的节奏。作品的字里行间，没有那种绷着劲儿、一定要讲一个好故事的紧张感，而是一种遵从生活流与日常表达习惯的口语。他的句子不但用词极简，语法结构也极简，但丝毫不影响作品叙事的生动性。比如第一章《红旗小学很小》，作家描述校园之小，体育课上，老师带着学生绕着校园中间的水泥乒乓球台跑步，“跑步不能跑太长时间，时间一长会头晕”；女生们踢毽子，不小心就踢“人家”房顶去了，不过也不算扰民，因为“他们家的鸡经常跳进学校”。这还不够，这“人家”的老太太能听见学校里的大事小情，包括语文老师跟数学老师的悄悄话。这哪里是“比较小”，简直是小得不能再小。轻松诙谐的口语，叙述了事件，刻画了人物，还原了场景，迅速将读者带入了故事。这个开篇，也堪称描写如何之“小”的范本。作品中还有不少金句，用通俗平易的口语制造出陌生化的文学效果，比如描写体育老师吹裁判时，“一声声哨音响得脆生，把比赛打得又顺滑又利落”，着实生动。

松弛的描写没有导致故事的拖沓、口水话，源于作品内里有根柢得紧紧的弦，抓着读者一气往下追，这是作家赋予故事的环环相扣的内在逻辑。红旗小学太小了，于是，校长想加强体育运动只能以乒乓球为突破口，孩子们在乒乓球台打球，乒乓球一不小心就飞出了学校，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捡球风波。校长想到找个教练，组织起孩子们室内练球，进而，以篮球见长的体育老师受命乒乓球队教练，学球，教球，练球，赛球，输球，让球，再赛球，再赛球，直到赢球，在短促生动的口语叙事推动下，各种因素先后作用于故事，跌跌撞撞又一气呵成，一路欢歌地唱到了终章。与节奏相应，故事中的人物采取了漫画式的塑造方式，简笔勾勒鲜明个性，且都透着一股子可爱劲儿，比如负责任到有点神经质的校长、校园内外两代较真儿的体育老师、一跑起来就撒欢儿的包三宝、吊着门框求长高的常保卫等，每一个人物都在口语叙事的节奏中鲜活跳脱地登场、演绎，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透出纸页的温暖与快乐豁达的心

当然，属于刘海栖的“腔调”并不止口语化的表达，还有与松弛的口语表达共在的故事色调。他的作品是幽默、温暖、励志的，当然，这些故事色调，同样不做刻意渲染，而是让它们若隐若现，埋在松弛的口语叙事节奏里。比如几个孩子偷偷跑进厂房练球，被保卫科叔叔抓了现行，还都不逃跑，要好汉做事好汉当，保卫科叔叔摇头叹气，一边评价着“死心眼！”一边拿出一捧杏子洗干净，回来一人给两个，然后又补了一句，“还费我的杏儿！”这就是叙事的松弛感，最后一句本来可有可无，但因为这个小闲笔，故事便有了喜感，有了透出纸页的温暖。这样的故事色调，源自写故事的人本身有颗快乐、温暖、豁达的心。

属于刘海栖的“腔调”，还有常年从事体育运动赋予作家作品的精神气质。作品中，校长的那句话可谓统领全篇：“咱们的校园比咱们的乒乓球台小，咱们的乒乓球台比咱们的校园大”。利落的表达中，渗透了学校师生的理想与勇气，呈现了从不气馁、一路向前的昂扬斗志，一群孩子终于从小小的红旗小学打到了真正的赛场，体育老师克服困倦难胜任新的教练



《我们的乒乓球队》，刘海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2024年7月

岗位，与小学一墙之隔的董老爷子也因为备战而变得斗志昂扬。作品更以一次次乒乓球赛的描写，展现了乒乓球运动独特的魅力，尤其围绕乒乓球“充满了可能性和弥漫着不确定性”的特点，设计了多样的比赛场景，弘扬了体育精神，关于积极竞争，关于公平公正，关于团队协作，关于荣誉与友谊。这无疑是在《我们的乒乓球队》给予儿童读者的又一种可贵的境界开拓。

上述种种，共同构成独属于刘海栖的叙述腔调，它们通过作家精心的构思，借助口语化的叙事，传达出独特的故事氛围与真挚的思想与情感，也传递出作家的儿童文学美学观。以独特的、不混淆于他人的叙述腔调讲述自己的故事，无疑标识了作家主体性创作风格的探索与确认。作家在作品《后记》部分反复思索的，正是如何使作品有“自己的腔调”，如何写出好的儿童文学。亚美尼亚裔美国作家威廉·萨洛扬的《我叫阿拉木》与译者吕叔湘，无疑给了作家很多有益的启示，这也标识着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至当代至为重要的、内生的主体性思索与艺术风格确认。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教授）

■创作谈



体育是孩子们最好的游戏

□刘海栖

这几年间，我连续写了几个和体育有关的儿童文学作品，有关于游泳的《游泳》，有关于打乒乓球的《乒乓响亮》和《我们的乒乓球队》，还有关于篮球的《三步上篮》。

写这些，大都与我的经历有关。我生活的城市有很多水，于是，我从小就学习游泳，在河里游，也在游泳池里游，从不会游成长到能去横渡黄河。没有教练，只是自己摸索，也看书学。后来去当兵，步兵的五大技能里有游泳这一项，我已经会了，不需要从头开始，大家训练时，我划个冲锋舟在水库里转，看有谁需要救护。部队战士学游泳不像我们小时候游着玩那种，早晨起床就下水，吃饭上来，然后又下水，皮肤被太阳晒伤状如鳞片龙鳞，晚上睡觉都疼得睡不着，一个星期内所有早鸭子都成了水上蛟龙。我把这些都写到了作品里。

在《三步上篮》里面，除了写那些热爱打篮球的孩子一点点学习打篮球外，我还用很大篇幅写了部队的篮球活动，这也是我的亲身经历。打篮球是部队的传统体育项目，从首长到士兵大都喜欢打篮球，在他们眼里，篮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精神，他们把篮球和部队的士气甚至战斗力联系在一起，首长要求自己的士兵，打仗要像小老虎嗷嗷叫，打篮球也要嗷嗷叫，我们刚入伍打学生球，就是花架子球，被老兵撞得人仰马翻，什么架子也

使不出来，没多久，大家也晒得黝黑，穿着解放鞋黄裤衩，在球场上横冲直撞，连长才松口说，行了。

乒乓球不像游泳，也不像打篮球，我还是受过正规训练的。起先是自己打着玩，小学时选进了业余体校，在教练的指导下练球。现在，许多乒乓球馆一溜摆开墨绿乒乓球台，灯光明亮，一盒球，教练不停地喂，队员不停地打。那时不行，没有那么多乒乓球台，一个学校校队训练有一张台子就不错了。一个体校也没有几张，大家轮着打，轮着的上台，轮不着的对着墙又蹦又跳做模仿动作。球也稀缺，红双喜的球5毛一个，我买不起，就去买玉兔的，8分一个，弹性很差。有时候有点钱，就买双环的，2毛4一个。一不小心踩扁了，用开水烫起来继续用。打破了也不去，修补了继续用。我进业余体校没多长时间，业余体校就停办了，把打乒乓球的事情也放下了，一放好几年。后来，当兵的时候，有一年选拔队员去参加师里比赛。我从连队打起，因为有兵底子，一路打成师乒乓球队队员，去参加军里的乒乓球比赛，又被选进军乒乓球队，去参加军区比赛。军区比赛结束后，军区正式成立乒乓球队，又把我选上，要调我去。那时在原来部队干得好好的，首长不让我走，叫我留下来，很快就能提干。我特别喜欢打乒乓球，就坚决要求去了军乒乓球队。老部队的同志都很遭

憾，但体育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叫人忘乎所以。在球队快乐了两年，忽觉老是打也不大是回事，就申请回了老部队，解决了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退伍回家。回地方后继续热爱打乒乓球，业余时间经常打，奖杯得了一大堆，直到年纪不饶人打不动了。我投入写作时，这些事情不时在我脑子里转，等到成熟了，我就把它们写了出来。

写体育题材的作品，我有自己的准则。既然把作品写给孩子们看，就必须对他们负责。小说很重要的就是细节，我得写最熟悉的东西，对于一些喜欢的体育项目，无论是技术战术还是选手心理，无论是训练还是比赛，无论是教练还是估摸对手……对我都不是难题，我需要做的是如何用好的文学形式把这些呈现出来，故事、结构，尤其是语言应该怎么处理，这是我的难题。在反复摸索训练后，我找到了自己的路，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语感，也就是我的腔调。

为了达到目的，我不去卖弄我对乒乓球的知识，无论是它的战术还是技术，把能精简的都精简掉，保留最适合我风格的部分，所以我的作品里很少有晦涩的术语、翔实的解释或丰富的描写，读起来甚至感觉角色有些拙，动作有些僵，但谁都不会觉得那是瞎编或是不懂。只要把体育技术和战术里最精髓的东西渗透到语言和表达里就可以，不能用炫技抢了故事，或是掩盖对实质的陌生。

还有一点很重要，我在作品里传递给读者的是我对体育精神的理解。我喜欢体育，体育带给我一个快乐的童年，使我受用至今。当然，从国家的层面来说，体育运动担负着出成绩、破纪录、扬国威的责任，但对大多数孩子来说，更是一种增强体质的方式。不过，从事体育项目是需要天赋的，没有天赋恐怕达不到最高的水平。因此，我的作品并不是狭义的体育小说，我写的是生活，用小说表达我对体育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期待。体育可以带给孩子乐观向上的心态，健康坚韧的体魄，也可以带给他们胜利的快乐和失败的沮丧。对许多孩子来说，体育是最好的游戏，这种体验的过程，对他们未来身心健康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正是因为这些，我爱写体育题材的儿童小说，爱它的丰富，爱它的活泼，爱它的生活气，也爱它的神精力。

■评论

石若昕《住在冬天的姑姑》

用成长走出冬天

□汪政

对儿童文学来说，有许多创作上潜在的禁忌，比如战争、暴力、死亡等等。即使写到了，它的表现方式也与成人文学不同，这是从儿童文学接受者的角度考虑的。然而，正因如此，反而给有心创新的作者提供了机会，比如石若昕的《住在冬天的姑姑》。小说的第一章就是“出事了”——知南的姑姑路冬云因自杀送医院抢救。路冬云是一名野外摄影艺术家，却被诊断患上不治之症“渐冻症”，对她的打击可想而知。疾病书写是文学的传统，借此可以探讨自然、科学、生命、价值、希望、爱等许多话题，但对于儿童文学来说依然不太容易处理。如果是正面书写，对于处在生命开始阶段的儿童来说，显然过于残酷，也超过了他们的心理与知识认知。如果是象征式的书写，孩子们在思想上又准备不足，不仅难以承受这样的哲学思考，在审美处理上也有相当的艺术难度。

姑姑已经行动困难，又没人照顾，身心状况都不适宜一个人生活，这个难题几乎没有选择地落到了知南家。但是，姑姑不愿意到知南家，既出于自尊，同时，她还没有对命运妥协。最后，知南爸爸妈妈在有电梯的小区租了两套对门的公寓房，又把在乡下的知南外婆老葛接来与姑姑住在一起。小说就在一个新的家庭组合中展开了叙述。当意外降临，当生活中出现了超过人们的认知与能力的事件时，常识显然不能带来理想的结果。要强的姑姑对这个新家一开始是怀疑的，有抵触情绪的，她很矛盾，似乎已经放弃了自己，又不愿意将这种放弃展现在他人面前，更不愿意别人因此而劝慰自己，使自己处在他人的关爱甚至监护之中。这是一种复杂的患者心理学，旁人的关心甚至帮助可能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新的伤害。那么，他们要如何处理与自己过去的关系？又如何面对自己当下的病体？

尊重、共情，让姑姑知道自己的价值，知道她的未来并不只是死亡，她不只是被关爱，被照顾，她还是真正被需要的……这些都需要学习，更需要观察、体悟，在日常生活中用心用情去思考，去试错。这是生命间对话与交流的过程，是生命间的心灵抚慰与灵魂告白。从母亲一开始生硬地向姑姑请教摄影，

到姑姑对知南摄影天赋的发现；从老葛一开始对姑姑事无巨细的照料，到姑姑将老葛引入都市生活，从知南对姑姑的害怕，到后来不自觉地姑姑作为情绪的避风港……姑姑不仅将自己重新接入到了原本的正常生活，更让她发现了新的自我价值。小说的结尾也是小说的高潮。在姑姑的带领下，知南和老葛一起到菜场，通力合作，导演了一场情景剧。不但教训了张牙舞爪的欺负人的老太太，更是让老葛走出了自卑的阴影，找到了在城市生存的信心。一个本不愿意走出家门的病人，现在却坐着轮椅，在大庭广众下不惧别人的羞辱而“指点江山”，气势如虹，这是怎样的变化？

住在冬天的姑姑走出了冬天，这一场景与氛围显然是有象征意义的，“她们从冬天走进夏天，并将一直走下去，迎接下一个冬天。”她们自信地展望，“那肯定是一个不一样的冬天。”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局，虽然温暖有力，但说不圆满，因为奇迹并没有发生，姑姑没有被误诊，也没有出现神医圣手，灵丹妙药。这是生活的真实，也是作者一开始就给自己预设的难题，她要给出自己的解题方法，这个方法不是善良的愿望，不是意外的情节，而是需要故事中的人们共同面对。作者认为，生命、疾病是孩子们需要认真的一堂课，不仅是课堂上的生理卫生，而且是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情境，是情感、意志、伦理、道德、智慧，是如何与疾病、疼痛相处，是如何重新安排因疾病而带来的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际关系。这是成长，是成长教育中分值很高的附加题。小说没有煽情更没有美化，在平静的叙述中，生活中不常见的面相被揭开，让我们看到，生活并不完美，我们总要遇到困难，甚至是无法克服的困难。比如突如其来的疾病、世俗的压力、子女的教育、城乡的差距……《住在冬天的姑姑》是一部不一般的成长故事。成长是永远的，任何人、任何年龄段、任何情境，都需要成长。

我们是不完美的，但只要敢于成长、善于成长，就能够面对生活中的难题。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的冬天，关键是我们能否走出去。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动态

《神笔马良正传》荣耀典藏版新书首发

70年前，儿童文学作家洪汛涛创作的《神笔马良》和编创的木偶片《神笔》，开启了中国儿童文学民族风的先河，为世界带来了马良这一智慧、勇敢、正义的中国孩子形象。

1994年，洪汛涛创作了长篇童话《神笔马良正传》，为纪念本书出版30周年，也为纪念洪汛涛诞辰96周年，《神笔马良》经典故事创作70周年，8月10日-18日，在上海、杭州等地先后举办多场活动。10日，金华市文联在浙江文学馆举行了“阿郎孩子王——金华儿童文学展”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神笔马良正传》荣耀典藏版礼盒新书发布活动。浙江文学馆馆长程士庆，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夏一鸣，洪汛涛

先生家人洪画干、洪运共同为新书揭幕。14日，第20届上海书展的世纪活动区举行了“70载神笔马良，背后还有哪些神奇故事”活动，与会嘉宾现场讲述了“神笔马良”背后的创作故事，带领大家共同回顾中国经典童话的魅力。18日，《神笔马良正传》荣耀典藏版新书首发式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马文运，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徐强，共青团上海市委党组成员、少工委主任、市少先队总辅导员赵国强，洪汛涛先生家乡代表、浙江省浦江县委副书记张明凯，上海市文联原专职副主席、秘书长沈文忠，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联席会长朱旗等嘉宾出席活动。

■插图欣赏



《不可思议的山海经》系列绘本插图，上尚印象出品，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24年7月

儿童文学评论
第五七五期

中科羲和传统文化绘本亮相济南书博会

7月26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主办，中科羲和童书承办的“非遗”好戏面对面分享活动在济南书博会举行。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武松打虎》作者乌猫和新锐插画师、《好戏又开演啦》作者孙宇受邀参加本次活动，畅谈其与非遗文化的情感连结。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及中科羲和童书密切关注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已推出包括《武松打虎》《好戏又开演啦》《阿圆的家》《泥阿福》《虎头鞋》《杨柳青年画》《杭州绸伞》等“非遗”主题童书7种，以“非遗”童书的方式，向读者介绍、记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中华文化。

极具齐鲁韵味的山东快书是第一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曲艺形式。插画师乌猫融合了极具个人风格的绘画手法、明畅的语言以及经典的京剧扮相，以绘本形式对家喻户晓的名著故事进行了创新演绎。活动现场，谈及原创图画书如何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关系，乌猫说：“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在这样的文化疆域和话语体系里面，我们的作品一定会带有生活文化印记。文化就是文学创作的‘拐棍’。”科学技术与信息传播方式等方面的新变化，让传统手艺人创作者受到很大的冲击，但在新的媒介条件下，也有可能涌现出新的机遇。乌猫认为，画家和作家应该思考、探索自身的创作使命或创作路径，在创作过程中探寻更有文化属性、艺术价值的表达方式。

盛行于商周时期，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傩戏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形式之一，傩戏表演中必不可少的角色塑造道具——傩面，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好戏又开演啦》是插画师孙宇的绘本作品，他以傩戏为线索，创作了一个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守望传统文化与匠人精神的故事，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让公众了解傩戏，推动这一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曹鹤然）